

这些年，所到之处也不算少，见识过的大小酒店风格设施各异，大都还能应付。原以为不会再有什么惊奇或难事了，但个人的生活经验似乎永远需要补充和叠加，总有意外在前方，只是应对和心态会从容许多。

来到汉堡，迎接我们的是今冬的第一场雪。鹅毛似的大雪很快就让整个城市变得晶莹素净。及至夜幕降临，我们才来到易北河边的一家酒店。酒店不大，但复古风格的大堂铺着厚厚的地毯，给我们这些风雪夜归人先就带来了一份温暖和安心。走进房间，更觉温馨。深红色的丝绒窗帘，挡住了外面的大雪纷飞，圆桌上留有一张酒店主人手写的欢迎卡片，边上是一瓶汽水和玻璃杯。床上的被子显得十分厚实。似乎觉得这还不够，主人在墙上挂着一个绣有店名第一个字母的热水袋。放行李时，又看到行

酒店离奇事

许云倩

李架上边挂着一个精巧齐全的针线袋。主人的贴心周到一重重袭来，心想，还是小型酒店细腻细致，那些连锁的国际品牌大酒店又怎能及其一二。

白天舟车劳顿，夜里很

我先是去看窗外，酒店就在马路边上，只有雪花在无声地飘落。判断之下，声音肯定在屋内。我又把所带电器全都关闭，“欧”声依旧。最后只剩下另一个床头柜上的无绳电话了。我从插座上

拿起电话，过了片刻，果然从里面发出了叹息声。我开始研究那个电话，好像是显示没电了，那也不用发出这么怪异的声响吧。上面的德文又看不懂，我试着按了一下当中那个疑似确认键，又放回插座，果然它就安静了。我却再难入眠。



走进爱尔兰科的丽河酒店也已是夜晚，拿着酒店的房卡，走进了自己的房间。门左边就是卫生间，我瞥一眼就有点发懵。没有浴缸没有淋浴房，只有一个喷淋的花洒，地上有个地漏。这不是农家乐吗？我在欧洲也曾住过各种经济型的小旅馆，第一次看到这么简陋的直接排放的淋浴装置。



灯

在清

好多年前，我为电视片《苏州老宅》写串连词，之后就将这一些文字投稿《寻根》杂志，当时肖红正好是这家刊物的编辑，也可能正好看到了这些文字，具体我记不得了，杂七杂八的人生，好多是没有下文的。

锣鼓声讲话听音，我这样写就说明这事还有下文。前年秋天，肖红来到青石弄，说是要选编《苏州杂志》上的一些文章，出版一本书，然后就有了现在的《江南心影》。肖红在苏州呆了一个多星期，我只在杂志社找了一位同志，做好她的后勤工作，而自己并没有太多的涉及。即时即食，这句话是说苏州饮食的，就是说苏州四季分明物产丰富，一个时间有一个时间的饮食，其实这话用来形容《苏州杂志》也行，《苏州杂志》无论内容还是表现

养育

一日晚饭后，小外孙女邀我和她一起玩“看医生”的过家家游戏。只见她有条不紊地从小药箱中拿出体温计、听诊器、针筒之类的医疗器械，模仿着医院里医生给病人看病的那一套程序给我诊治起来。“我先给您量体温”，只见她一本正经地拿起电子式体温计朝我耳朵里一塞，立马严肃地说道：“38度，发烧了，肯定是昨晚踢掉了被子，受凉后造成的，注意，以后不能再踢被子了。”“来，把衣服扣子解开，躺下。”她一边发指令一边拿起听诊器像模像样地往自己的耳朵上一挂，再将听筒往我胸前戳过来戳过去。听诊完毕，她又嘱我张开嘴巴要“啊-啊-”，我刚“啊”完，又将我的眼皮扒拉开来左看看右看看。当一切都

夜光杯



窗外，柏林的第一场初雪

许云倩 撰

欧洲人不都特别害怕伤害到客人吗？假如地上的水让客人滑倒，他们不用负责吗？好在只有一个晚上，我草草冲了个淋浴，尽量让地上干些不让自己有滑倒的机会。待要锁门时，又发现没有反锁装置。我懒得去找人问。第二天吃早饭时我问团友他们的房间怎样，他们说同时拥有淋浴房和浴缸。这下我更不解了。等到陪同小陈来时间他，他也不解。想了一会儿，他问：“是否里面有根红线？”浴帘边上是有一根晃来晃去的红绳。他恍然大悟：“那是专给残疾人准备的客房，红绳是以防万一给客人报警用的。有紧急情况，工作人员可直接冲进房间。”这下，一切都

有解了。顿时，我成了被同情或取笑的对象了。

香港的那家酒店，也足以让人住过难忘。先是前台办手续，只觉得桌面光溜溜的与众不同。直到签名时才发现，用一支特别的笔在桌面直接签字，完全无纸化。寻找房间又是不同寻常，每扇门和走廊的墙不但同色而且同一平面，不仔细看还以为你走过的都是墙壁呢。好不容易找到房间，却发现通常挂电视的地方只有一幅画，而窗的边上根本没有窗帘，这个酒店有太多怪异处，不想露怯，慢慢琢磨。果然，拉开这幅画，里面藏着电视机。按下床边的开关，一面窗帘徐徐降落。下榻这样的酒店，也真够费心的。



陶钰瑜

我在另一个地方做着和他们差不多的事情，过着和他们一样的生活。我们的过去和原来就是这个样子的。面对每一篇文章，我都可以婆婆妈妈唠唠叨叨说上好多话，记忆总是和往事连在一起的，它们是一辆车子的前轮后轮，而往事又和一些具体的东西分不开的，亲戚朋友，邻居同事，就像是车轮上的

钢丝，将一些往事很真切地撑起来了。

当一个社会健步如飞往前走的时候，《江南心影》就是让大家停下来看一眼我们走过的路，那些永不再现的过去。而我们在一路走来时，时不时地重复一些从前的段落，像是今年的春天去了，明年的春天又来了，多好啊。

怀旧是人普遍的心理，所谓时光的传奇，往往是靠一些有心人的努力与细心而留下来的。

孩子是看样长大的

周钰栋

便又转换成了药房里的药剂师。于是，我拿着她开出的“处方”煞有介事地在屋里转了一圈后来到了她端坐的小桌旁将“处方”递上。“这里是1号窗，到2号窗口去拿！”口气之凌厉让我结舌，我不得不在屋里复走了一圈后来到了她所指的2号窗口“取药”。可当我取了“药”后问道：“怎么没见‘兵兵贴’？”“医生没告诉你啊？去问护士去！”此时的语气似乎比上一次还要严厉得多，听罢，我的心头不禁一颤，不得不中断游戏问宝宝：“今天我们家的乖宝宝怎么变得这样凶巴巴的？要是在医院里看病的时候你也碰到持这种态度的医生跟你说，你害怕吗？”“害怕，外公，您不知

我老家在奉贤东乡农村，就是在日益城市化的今天，我的家乡依然顽强地农村着，许多地方依然保留着我儿时的印记。在城市孩子上向阳院（现在的幼儿园）的时候，我们还赤着脚在青草地上奔跑，窄窄的沟渠里留下我们抓泥鳅的痕迹。那弯弯曲曲的沟渠记录着我们青涩的童年，那沾满青渍的裤管是儿时最深的色彩。在农村那帮贪玩的孩子中。我是属于安静的，因为那时我已怀揣一个梦想：将来做一个城里人。

很小的时候，城市就是爷爷带我去的一个小镇，有一条街，有茶馆、有卖布匹的小店和一家有阳春面的国营饭店。爷爷跟我说，城里的人是不用种田的，粮食都是公家发的。后来发生了一件事，颠覆了我对城里人最初的美好印象，小学五年级，乡里成立尖子班，我从村校选拔到了乡中心小学，我同桌是镇上的一个孩子，白皙的皮肤，浓浓的眉毛。第二天，因为我不小心碰翻了他的铅笔盒，他甩手就给了我一巴掌：“乡下人。”我可以忘却当时的疼痛，却至今忘不了他那时的眼神，那一巴掌打醒了我的城市梦，却没有打碎我对城市的憧憬。我当时特别责怪自己的父母为什么没有把我生在城里。

我走出家乡，第一次来到大城市是初一那年到上海西郊动物园，第一次出门是初二那年春游去苏州园林，后来城市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一次比一次高大。我知道，和农村相比，城市其实是另一个世界，爷爷所说的城市不过是农村的升级版。父母总是教育我，只有努力读书才能跳出农门，做城里人。其实，他们不知道真正的城市是什么样，也不知道我那时还有一个更加倔强的念头。现在想想，我的父辈们对农村、对土地怀有复杂的感情，既怨恨又依恋，即便我在南桥生活的这二十多年里，他们从没在我家住一个晚上，再晚他们都要回到乡下那黑咕隆咚的老屋，仿佛那里藏着许多宝藏似的。

斗转星移，我读了大学，四年里我在农村和城市之间不知疲倦地穿梭。二十一年前，我来到了奉贤县城南桥安营扎寨，成了这座城市的一员。跨入新世纪的第一个年头，奉贤翻开了新的一页：撤县设区，我当时在县委宣传部工作，宣传建区的意义成了我们重要的工作，真可谓欢欣鼓舞跃然纸上，也真希望自己有更灵动的笔尖抒发做城市人的豪迈。一切归于平静之后，有些疑虑一直萦绕在奉贤人民心头挥之不去：建区后我们真的不再是乡下人了？

我们建了奉浦大桥，缩短了和市區的距离，观念的距离是否也缩短了？那阵子碰到好久不见的友人，他们经常问我县里最近建设得如何如何，我总是认真地予以纠正：“是区，不是县。”一副沾沾自喜的样子，对方嘀咕地反问我一句：“有什么区别？”我一时语噎。后来的发展不断印证建区的变化，奉贤真正成为大城市的一部分，城乡一体化的大门徐徐拉开：市重点中学的设立、三级医院的建设、南桥新城的规划落地，“十二五”期间城市地铁开进奉贤。从撤县设区之初的“走出奉贤看奉贤”，到现在的“敬奉贤人，见贤思齐”，从“建设新农村，建设新奉贤”到“三区一基地”建设和建“低碳、生态、智慧、宜居”的现代化新城，城市的未来轮廓渐渐清晰起来，一个城市有了自己的梦想，自己的魂。奉贤人民用了十多年时间走进了属于自己的光辉岁月。

现在很少有人说是“乡下人”，城乡的鸿沟也不像以前那么深不可逾，我们却有些习惯了，总喜欢在“我们”之后加一个后缀“乡下”，常常说这样一句话：“欢迎你们到我们乡下下来”，有点自嘲，有点自豪。

农村有我们的记忆，有我们的父母，城市承载着我们的梦想，农村需要更广阔的田野，也需要更广阔的视野，城市需要更广阔的马路，也需要更广阔的胸怀。不管你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，只要走在梦想的路上，只要你足够热爱生活，你就是幸福的。

我们还是乡下人吗

钱忠群

七夕会

上次我跟妈妈去医院看病的时候那个医生就是这样跟妈妈说话的。”她怯生生地答道。“这种让人害怕的态度我们可不能学。那么你再跟外公说说在看病时有没有让你感到不害怕的事？”“有，那个给我打针的护士阿姨就挺好的，她给我唱‘小花猫，咪——咪——’，听着歌打针一点都不疼，外公，等一下我给你‘打针’的时候我也给您唱首歌好吗？因为听了歌您就不觉得疼了。”我立马回应道：“好啊！”

随即一首“小燕子，穿花衣……”的歌在客厅里回荡，听了让我舒心，也让我再一次领悟：孩子是看样长大的道理。他们看了好样就会学好样；看了坏样就会学坏样，而所有的“样子”不就是你和我做出来的吗？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